

北市场三部曲

虞生◎著

皇寺路大街

北市场的风情

沈阳出版社



北市场三部曲

老北市场的故事

老北市场的风情

皇寺路大街

虞生◎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皇寺路大街 / 虞生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12

(北市场三部曲)

ISBN 978-7-5441-4408-7

I. ①皇… II. ①虞…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234357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东北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幅面尺寸: 147mm × 210mm

印 张: 12.625

字 数: 25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杨 静

封面设计: 辛晓习

版式设计: 晓 习

责任校对: 于 波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408-7

定 价: 24.80 元

一 诈尸

远近闻名的沈阳北市场皇寺路大街，爆出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奇闻——死了两天两宿的人，复活了！死得突然，活得离奇。这样的新鲜事通过一张嘴两只耳朵外加一双腿由皇寺路大街飞快地传到了北市场的大街小巷，直至每个有人生存的角落。

如此荒诞的事，自然要闹得沸沸扬扬，再加上人们总是喜欢在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添油加醋地肆意渲染，越说越玄，越传越奇，一时竟演绎成了北市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当代“聊斋”了。

这也难怪，死而复生，诈尸的这位人士，恰恰是北市场赫赫有名的商界大户：贺氏家族的贺老大——贺得福，出名的花花“太岁”，北市场有号的四大公子之一。

如此活跃的人物，说死就死了，两天后又还阳了，你们说，能不产生轰动效果吗？而且北市场这块风水宝地，本身就是盛产各类奇闻轶事、造谣生事的批发市场，尤其是贺家大少爷演绎的这——一出阴阳错位、真伪难辨的闹剧。

世间的事，越是神秘莫测，人们越要刨根问底：根在哪？底又是什么？越是令人琢磨不透的事，就越是牵动人的神经，好像



这里面藏有浓浓的鬼魅成分，又好像其中掺入了人为的阴谋、伎俩……

芸芸众生的猜疑毕竟是猜疑，贺老大死而复生绝非以讹传讹，造谣生事，而是确有其事。

“诈尸”是很古老的传说——也只能说成是传说而已，因为除了一些老年人的叙述言传以及蒲松龄的《聊斋》之外，有哪位读者见过死去几天的人又活了的？

可是亲眼目睹贺大公子死而复生的人，至少也有上百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贺家大少爷贺得福嗜酒如命是出了名的。每顿饭——不如说是每顿酒，一喝起来少则六七两；一旦和亲朋酒友对酌起来，活像灌白开水，一斤白干下肚是常有的事；半夜起来去厕所往往也要顺手拎起放在桌子上准备好的酒瓶子，猛灌几大口。他喝酒从不挑剔菜的好坏，吃得也不多，就是一个劲儿地喝！喝！喝！因此落得了个“酒魔”的绰号。

贺家老大虽然只活了三十几岁，可是“酒”龄倒有二十来年年了。他还有个怪癖——只能说成是怪癖，普通人是酒喝多了才要耍酒疯，而贺大少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酒一进肚，晕晕乎乎，于似醉非醉之间，感觉良好，舒适至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贺得福是靠着酒长成的七尺汉子。

他的话还真不是虚夸，高高的个儿，四肢匀称，浓眉大眼的，自然能给人一种洒脱、率直的印象。又是贺氏家族的大公子，酒肉朋友还会少吗？

另一个让人不解的是，虽然他饮酒海量，但从不误事，酒后言谈举止绝不失控。这个时候你瞧他的脸，肤色发红，像是傍晚的火烧云似的，只有鼻子尖上的那一小块红得发紫的酒糟肉，能充分证明他是个嗜酒的老手。不论见了谁又老是一副笑咪咪的表情，分毫看不出是被酒精麻醉了的样子。

可是一旦肚子里缺少了酒的陪伴,脾气可就变坏了,用他老婆的话说:“……肚里没了猫儿尿,瞧哪儿哪儿不顺眼,不是筐箩歪了,就是簸箕斜了,连灶王爷都欠他的糖瓜钱!”

所以他在家稍一露出瘟神脸,习惯于察颜观色的大小老婆预感到不妙,赶快备酒解围,酒杯一沾嘴,准保平安,也免了他莫名其妙地一顿臭骂。

贺得福还喜欢大谈特谈酒的好处:“……酒能舒筋活血,提气养神……从古至今,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有几个不喝酒的?小到请客吃饭,大到大摆宴席,离开了酒,等于一套衣服,有上身没有下身……所以说,无酒不成席。古代的那些个诗仙、诗圣、大文人们,谁也离不开酒,你们没听说过‘杜康造酒刘伶醉,一醉三年不醒’,还有‘李白一斗诗百篇’吗?李太白酒要是喝不够量,他一句诗也写不出来!常言所说的‘酒、色、财、气’也是酒为首哇!”

贺老大还自有一套喝酒的规矩,跟他一块儿喝酒的朋友,必须用杯子,不能用酒盅,他认为用小酒盅喝不赶劲儿,提不起兴致来。而且还有一条规定,只要是在座的酒友,不论先来还是后到,全必须喝十杯(石碑)^①以上,不准石碑(十杯)以下。开始酒友们还没悟出他一语双关的奥妙,后来弄懂了,原来喝不到十杯酒的,竟然是那个会爬的东西,所以谁也不想当带硬盖的活物,至少要灌它十杯,这意味着没大酒量的,别想和贺老大在酒桌上较量,否则非让你醉得死去活来不可!

这回贺家大少爷猝死,毛病就出现在酒上。

农历四月初八是他的生日。一群酒友们四月初就提前为他庆贺开了,扬言替贺老大操办生日要别开生面,在他生日的前七天八天闹腾半个月,以显示超凡脱俗,与众不同。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朋友轮番向他敬酒、从中午喝到晚上,贺老大

^①指民间常说的王八驮石碑。



喝了多少酒,连自己也不清楚。事后听人说光是白干就灌了一斤半,其中有一瓶酒是一个酒徒由城边子带来的上等碴子酒,据说有七十三度……后来贺得福终于神志不清了,酒友们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将他护送回家。当时是夜里九点多钟,大老婆、二老婆见他醉成这副模样,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贺老大仰面朝天,躺在炕上,问他话也不说,眼睛也不睁,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口喘着粗气。因饮酒过量,类似这副样子,以往已有过几次,所以两个女人也没太往心里去。到了半夜十二点钟,他气不喘了,一点儿动静也没了。两个女人慌了,惊动了左邻右舍,贺家的人也先后来了,几乎把北市场所有的名医全找来了,最终无济于事。

谁也不曾料到,在北市场也算是风云人物的贺得福就这么简单又痛快地去了阴曹地府。

贺老大的突然死亡,可给贺家上下老小带了不少的麻烦和震撼。他虽然好酒好色,但对于先父创办的几处买卖,还是认真对待的,并且还颇具些经营上的谋略,在这点上,他总算对得起故去的父亲贺万章奋斗一生所留下的坚实产业。其父生前为贺家在皇寺大街上留下了一家当铺、一家估衣铺、一家客栈和一个两家合开的饭馆。如果不是日本人侵占沈阳,时局动荡,他曾设想在北市场开办一家最大的丝房,与城里的“吉顺丝房”、“老天合”等几家名声显赫的大丝房在沈阳东西呼应,不幸的是“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粉碎了他的计划。贺万章的故去,使这一切遗留下的产业以及生意经营权,顺理成章地落在了贺老大的头上。可贺老大这一死,这几处买卖、当铺、估衣铺、客栈和饭馆的种种生意经营的内幕,一时没人清楚。虽说贺老大成天吃喝嫖(仅是不赌),一派吊儿郎当的公子哥作风,又很少亲自过问各处买卖,表面上看来是个甩手大财东,但却是茶壶煮饺子——肚里有数,只是局外人看不透罢了。在几处商业门点,都有他的心腹安插其

中,随时便可获得经营的情况和人员的消息,他只掌管大局。凭借他的小聪明和灵活的处事手段应对这几处买卖中的人和事,不说是游刃有余,也可说是驾轻就熟。

贺万章故去后,他辞掉了一些父亲所信任的人,换上了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经他挑选的人全是精于商道的伙伴,个个精明得像猴子,狡猾得像狐狸……他以大财东的身份,居高临下,审视他雇佣来的掌柜伙计们的举动行为。表面上向来是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贺大少,一旦发现手下人有三心二意、吃里扒外的苗头,他是决不客气的,处理这类的事,平时的菩萨脸准变成金刚相,十有八九请你卷铺盖卷儿——走人。

因为在他的手底下做事,比一般的商家报酬要优厚得多,所以谁也不想被撵走。再者一旦被贺家辞掉的人,将很难在北市场的其他商家立足,所以为贺老大干事的人,既敬重他,又怕他。

北市场的人,一提起贺家的几处大买卖,无不异口同声地夸贺老大说:“……别瞧他平常吊儿郎当的样子,他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挣钱的点子多着呐。你们瞧这两年把买卖做活了、做绝了……不愧是贺万章的儿子……”这是人们对贺老大的评语。

贺老大突然一命呜呼了,扔下这一大摊子,应当由谁来接替呢?谁又能接管得好呢?按常理讲由贺家老二贺得禄接手是正章,在北市场贺老二也算是个人物,不过不是审时度势的风云人物,只能说成是情场上的风流人物,是个名副其实的浪荡哥儿。人们背地议论说他一点儿也不像叱咤风云的贺万章的二公子,准是送子娘娘一时马虎弄错了胎,将花国的情种投到了贺家。

贺得禄人长得倒是满漂亮的,中等的个头儿,走起路来,腰板挺得溜直,好像是受过军训的丘八^①,要是不看他有些微胖的身子,盯一会儿他白白净净的脸,可就跟走路的威武劲儿大相径庭了。最突出的是他长了一对天生含有笑意的眼睛,瞳孔里会流

^①指当兵的人。





闪出讨人喜欢的目光,看上去既亲切又温和。尤其是当他见到年轻美貌的女人时,双眼更是大放异彩。据一位熟悉贺得禄的相面先生说,贺老二的一双笑眼不是天生的,那还是在他十几岁情欲萌发时,恰好遇上了个绝色佳人,令他神魂颠倒的一刹那,把整个身上的灵气全集中到那双眼睛上了,以至这眼神永远凝固在那一瞬间。据说,只有他再一次遇上那个美女年老色衰变成丑八怪时,贺老二才能恢复他眼睛的本来神态。

对待追赶时髦的事,贺老二可是决不会含糊的,以服饰为例,社会上兴什么,准穿什么,时尚的风稍一过,马上脱掉,之后再不上身。他家的衣服多得足可以开办个时装展览会了。

贺得禄七岁时进了一家私塾念了两年书,却不识得几个字,出于贺家的声望,才免去不少被老先生打手板的惩罚,不然非把他的手心敲出老趼不可。之后他又进了一所公立学校,糊里糊涂地总算毕业了。可是一翻书本就头昏脑涨的他从此远离校门,优哉游哉,无所事事。

贺老二虽然学业无成,但在玩乐上倒是早熟早慧,还在十几岁的年纪,就显示出“天才”的火花,十八九岁已经是吃喝嫖赌的行家里手了。



贺老二虽然也是妓院里的常客,可不如贺老大在北市场花柳界获得个四大公子的桂冠,是因为他不像老大嫖娼那么猖狂。贺大公子嫖妓表现在出手大方,频频更换对象,活像采蜜的蜜蜂,不停地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上。点到为止,能维持一段长时间的只有北市场有名的霸王妓。

贺老二与贺老大的嫖妓方式恰恰相反,他从不在名妓身上下功夫,他有他自己的嫖妓经。美女哪个男人不爱,可是他认为逛窑子说到家就是玩女人罢了,名妓和普通妓女比除了外表上的一层皮让好色的男人倾倒之外,所有女人都差不多。用他常说

的一句话是：闭了灯全一个样，就是个心情罢了。名妓价码高，架子大，犯不上，不合算，不如找个自己看着顺眼的，钱花得不多，经验告诉他，和扛刀的姑娘^①玩儿，多少总有点儿男女之间的情趣，可说是既经济又实惠。

贺老二很少更换女人，往往盯上一个，一打连台就是个把月，虽然他在结婚之前把妓院几乎当成了客栈，因他不招摇、不嚣张，所以北市场公众所认定的四大公子和四小公子，他均榜上无名，以致没有多少姿色的普通的窑姐儿，都把贺老二当成了理想的嫖客，很渴望接到这样的客人。由于得到诸多普通妓女的赏识，贺老二无意中被冠以了“情种”的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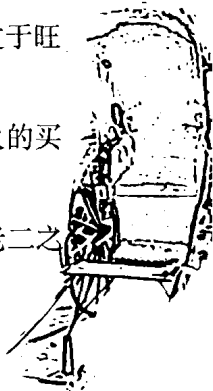
父亲贺万章死后，他曾经跟贺老大为抢几家商号的经营权，展开一场针锋相对可又实力悬殊的较量。一向表面上关系和睦的亲哥俩闹了个半红脸，最终还是由老妈做主，外加亲友们的调解，决定由兄弟两人合作经营，老大主管，老二协助。赚来的钱两人二一添作五平分，总算化解了这场财产纠纷。不过半年，人们都发现，实际上真正掌握几处买卖的是贺老大，贺老二因为不大懂生意经，只不过是徒有虚名，坐享其成罢了。可是贺老二却感到一肚子的委屈，他认为，他所分得的钱也不过是从老大的手指缝儿漏下来的几个零头儿，所以总找碴儿跟大哥明争暗斗。

贺得禄的老婆——远近闻名的母夜叉更是不依不饶，自始至终在煽风点火。她实际上是贺老二的幕后谋划者，绝对的一家之主，凡是有利益可图、有便宜可贪的事，不管是非，不论大小，她定要跟着掺和不可，似乎她天性如此，并以此来排泄她过于旺盛的精力。

如今，贺老大一命呜呼了，贺氏家族这几处红红火火的买卖，全交给只能花钱不会挣钱的二少爷，谁能放心！

贺万章生前留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继贺老大、贺老二之

① 指长得丑、年纪大的妓女。



后的老三、老四是由第二房夫人生出的，老三刚满十九岁，老四才十四岁，根本谈不上接替生意的事。

怎么办？贺家的大产业总不能让外姓人去掌管吧？

意想不到的麻烦又出现了，贺老大刚闭上眼睛归西，他的两个老婆忽然变得针尖对麦芒。这之前两人亲似姐妹，和睦相处，从没产生过大的矛盾，以致很为人所称慕。仅是近来因贺老大想娶三房太太时才出现一些不快，但也只是二对一，她俩共同携手阻止丈夫的猎艳行为。不料丈夫刚死，两个贤妻像是隐藏已久的定时炸弹猛地爆炸了，而且闹得不亦乐乎。

由于贺老大婚前就是个风月老手，对女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他曾在酒桌上自诩有娶三妻四妾而使她们互不抱醋坛子的本事。

他喜欢夜里将两个老婆聚在一间屋里，逐个亲热一番，认为这是人生的一大趣事和独特的享乐。有知情者一旦谈起贺老大时准眉飞色舞，津津乐道：“……两个娘儿们，先是用抛铜大钱，以钱的正面、背面论先后，谁赢了，贺老大和谁先玩……一个娘儿们躺在炕头儿，一个娘儿们横在炕梢儿，过一阵再换个儿……贺老大可是正牌的花花太岁，摆弄女人，手法真叫高……他是酒喝得越足，劲头越大，不信？为什么俩老婆不反对他喝大酒，反倒上赶着供他酒喝呢？你们从来没听说过，两个老婆争风吃醋的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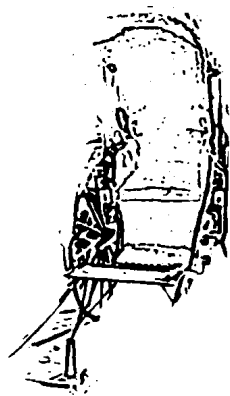
有位喝过墨水的帮闲之士，还特地写了首打油诗，可以作为佐证：

脚踩两只船，
二女载一男。
船头接船尾，
故而不翻船。



不曾想丈夫刚死，尸骨未寒，两房贤妻陡然来了个变脸，彼此间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唇枪舌剑，很快双方就扯下了伪善的面具，以手指甲、牙齿为武器，展开搏斗，把个掌管少半个家的大房贺老太太气得直翻白眼儿。

打闹的起因，据说是大老婆看见二老婆偷拿丈夫的东西而引发的，可是二老婆反斥说，丈夫死的第二天一大早，大老婆就把值钱的首饰送回娘家去了……亲属们见她们两个人闹得太不像话，实在有损贺家的声望，一致指责两个女人说：天大的事先放下，当务之急是办理贺得福的丧事，待死者入土为安后，一切闲杂事再理论去。



二 还 阳

贺氏家族产业的奠基人是贺万章，正是他用了近八年的苦心经营，才积累下来丰厚产业，生前称得上是轰轰烈烈干出了不少人望尘莫及的辉煌业绩。他娶过两房妻子，大媳妇比他年长四岁，是个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小脚村妇，这桩婚事是由其父一手安排的。与其说是为儿子娶妻，还不如说是儿子替他娶媳妇。

贺万章的第二房妻子比他小十一岁，是位才貌双全的时代女性。两个人的结合，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叫做“自由恋爱”。

重男轻女又有些迷信的贺万章，十七岁没成家之前就去了当地很有名气的算卦先生处摇了一卦，询问结婚之后能得几个儿子。一头白发的算卦先生用他那又大又圆的黑框眼镜后面翻机警的眼神，盯着贺万章亲手摇出的几枚铜钱，经过一番折腾，嘴里翻来覆去地说着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行话，最终扬起头来，郑重又肯定地说：“你享有四个儿子的命……不论你碰到什么吉凶祸福，也不会耽误你享有四个儿子的天命。”

贺万章听后心花怒放，把积攒起来的几个私房钱倾囊给了算卦先生。

贺万章的那几个私房钱还真没白花，娶了大老婆的第二年，

就养了个儿子，大喜过望的他，为了给儿子取名字，正经费了一番心思，特地找了几个有文气儿的朋友，共同商讨。依照算卦先生的话，应当再生三个儿子，不妨将还没降生到人间的三位公子的名字也预先取好。几经磋商终于定下了四个字：“福”、“禄”、“祯”、“祥”，中间定为一个‘得’字，所以长子名叫贺得福。过了三年又生了第二个儿子，按原定的四字顺序，自然取名叫贺得禄了。又过了三年竟然生了个千金妞儿，使笃信算卦先生的贺万章大感意外，不知是算卦先生测算有误，还是送子娘娘阴差阳错地在哪道程序上出了毛病，为此闷闷不乐了一阵子。既然生了个丫头蛋子，也得取个名啊，总不能按着“福”、“禄”、“祯”、“祥”往下排呀！经一番苦心思索，最后为她取了个乳名——插花，不难猜出贺万章取这个乳名的含义。

当插花长到十几岁时，还没个大名，大老婆几次提出为女儿取个大名，贺万章的回答总是：“一个女孩子要大名有什么用，将来嫁人，跟姓张的叫张贺氏，跟姓李的叫李贺氏，取它干什么？”

贺万章后来去北京求学期间，又娶了第二房夫人，——这个时候须称夫人——几年后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取名自然为“得祯”、“得祥”了，就这样“福”、“禄”、“祯”、“祥”四个吉祥字全各归其主了。

生前的贺万章完全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死时却是暗淡无光。那是因为日本人入侵东北，彻底打乱了他雄心勃勃、大展宏图的设想。一贯乐天豁达的他，因政治变故而变得郁郁寡欢。此后，贺家人再也听不到他那朗朗的大笑声。他是伪满大同二年故去的，年纪不过五十岁。天公好像对他不大公道，本不该英年早逝，当时大儿子贺得福二十九岁，最小的儿子贺得祥十二岁。贺万章虽然没实现他心中更高的意愿，总算还是在北市场的皇寺大街创下了不错的基业，又留有四个儿子，想来也不至于死



不瞑目。

为猝死的贺老大办理丧事,把个贺家上下老小忙得团团转,本来嘛,大户人家往往每桩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面面俱到、细致周全,因亲戚众多,往往还要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何况死人这么大的事。

首先在买棺材上就发生了分歧。贺家祖籍山东平陵城,山东人传统的棺木是方形的,这样的棺材无论从质量上、外形上、价格上都和山西人制作的圆形大花头棺材不同。山西省自古即出现了不少赫赫有名的巨商大贾,这些中国式的大亨,生前处处体面讲究,死后也同样不甘屈尊,以至山西人造的棺材算得上是一流的。它选材考究,造型气派,符合大户人家的标准。可是山东人怎么好舍弃祖宗的传统,而去以山西人的习俗料理后事呢?经全家人七嘴八舌的争论,最后还是放弃了祖传习俗,而选择了有大户气派的山西大花头棺材。接着在为贺老大人殓前穿什么样式的寿衣上又争论开了,多数人主张买一身最昂贵的寿衣,让死者到阴间地府也不至于被阎王小鬼们轻视。

可是贺得福的老妈发话了:“大儿子才活了三十多岁,应当算是少亡,凭他这个年岁可不该穿寿衣呀,那会被阎王爷怪罪的呀!弄不好……”大概是下面的话不吉利,老太太话到嘴边咽了下去,“最好是穿他生前最喜欢穿的衣服才合乎规矩……依照老祖宗的话去做,不会错的……”贺老太太的这番话说得亲戚们心服口服,贺得福的大老婆接上去说:“他最爱穿的是年前订做的那件灰色大夹袍,我看就把那件夹袍当作古衣裳吧。”

大媳妇的话取得了老太太的点头,众人也无可非议。对于家大业大的贺氏家族这又算解决了一桩大事。

大花头棺材抬来了,被安放在了院里,随后又将死者入了殓,只等待远道的亲戚们到齐之后,再举行葬礼。

第二天的下午，远近的亲属们全到齐了，将近傍晚正准备要举行葬前的隆重仪式时，有人忽然听到棺材里面有动静，这可是非同寻常的怪事，棺材里躺着的可不是活物。最先听到声响的人，仅是吓得毛发倒竖，周身颤栗，但不敢声张，直到有更多的人听出了棺材里发出异常的声音，在场的人才心惊胆战地注意倾听——千真万确，由棺材里面传出了有节奏的敲击声，很微弱，但听得清清楚楚。

“咚咚、咚咚——”

“哎呀妈呀！”不知是哪位女士首先声嘶力竭地狂叫开了。

“诈尸啦！”紧接着有人大喊。

顿时院内大乱，惊恐万状的女人们先冲出了院子，男人们也紧随其后，几个小孩被慌乱的人群撞倒在地上连哭带嚎，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一瞬间，偌大个院子里只剩下几个胆子大和吓傻了不会迈步的人，像木偶一样立在原地，不知如何应对。

在这特殊的时刻，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不但不躲避，反而走近棺材，将耳朵贴在棺木上仔细听……这个年轻人是当前北市场声名鹊起的贺家的三少爷贺得祯。

当他确认棺材里同父异母的大哥已是活过来时，就毫不迟疑地找了把铁锹，把铁锹尖插入已经钉好了的棺材盖缝隙之间，使劲地撬起来。

在传说中，靠近死而复活的僵尸，不是被掐死就是被吓死，即便是你逃脱了，因你已经吸进了活尸的阴气，也决活不了多久，准成为诈尸者的殉葬品，是个倒霉鬼。而贺老三竟然如此胆大包天，真令人不可思议。

贺得祯将棺材盖撬开后，见大哥脸色苍白，呼吸困难，眼睛因受强烈光线的刺激眯成了一条细缝，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一丝的惊感和喜悦之情。贺得祯用手小心地把大哥拉了起来，让他



坐在棺材里……突然贺老三回过头去，冲着仍站在原地不动的男人，下命令般地怒吼：“站在那干吗？还不快过来帮我把他抬到屋里去！”

几个吓呆了的男人，经他一呵斥，好像被吓跑了的魂重又回到了躯体中，胆怯地走过去，见坐在棺材里的贺老大没有分毫传说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迹象以及凶恶的表露，仅是面容憔悴、虚弱无力，也就壮起胆子，慌手慌脚地把贺老大抬进屋里，安放在炕上。这时的贺老大嘴唇很吃力地动着，声音小得难以听清。贺得祯把耳朵贴近他的嘴，这才明白他是想要水喝，马上倒了杯白水，又拿了个匙，坐在炕沿上一口一口耐心地往他嘴里送……

吓跑了的男男女女们，有些重又回到院子里，可没人敢进屋，仅是站在外面看个究竟。见到复活的贺老大要水喝的情景，似乎给这些吓破了胆的人吃下一颗定心仙丹，因为传说中的鬼魂是决不敢和水接近的，更谈不上要水喝了，可仍感到余悸未消。贺老大毕竟是死去两天的人哪！所以大家不敢靠前。

妇女当中头一个敢走进屋子的是贺老大的母亲，她眼含泪水，轻轻地握住大儿子的手，感受到了一丝温热，才确信儿子真的活过来了。亲友们目睹了这样的情景后，才陆陆续续地走进屋子，问长问短……

一场骇人听闻的怪事结束了。

半个月之后，死而复活的贺家大少爷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他的这一番混淆阴阳的闹腾，像一段活脱脱的当代聊斋故事。人们感到奇妙又荒诞不经，难免引发人们胡乱猜疑，以至于越说越奇，越谈越玄。有人说贺老大是因为气数未尽，被阎王爷给撵回来了。有的说是判官看错了生死簿，所以叫了去又给放回来了。有人断言说阎王爷知道老贺家家大业大，有意把贺老大找了去，让他出钱修一修已经多年没动土木的阎罗殿，贺老大一定是答

